

千门英雄

千门系列之

叁

QIAN MEN ZHI XIONG

方白羽◎著

BY FANG BAYU



两岸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联袂倾力推出

新智侠小说开山之作——【千门系列】

不会武功却众人仰慕，纵横江湖，名震天下，我是老千，我怕谁？
颠覆传统，自成一派，智侠之父引领你进入神乎其神的千门之门。

千门系列之

叁

千门之雄

方白羽◎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门之雄/方白羽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3

(千门系列)

ISBN 978-7-5391-4695-9

I.千… II.方…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2201号

千门之雄

方白羽 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责任校对 张波虹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com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3月第一版 200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60mm 1/32

印 张 6.375

印 数 0001—15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4695-9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雨内之雄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比剑	1
第二章	赌酒	21
第三章	考验	40
第四章	结义	60
第五章	交锋	79
第六章	失手	99
第七章	重逢	118
第八章	中伏	138
第九章	地契	156
第十章	分手	175



第一章 比剑



十月十九，黄道吉日，宜婚嫁，宜远行，不宜动刀兵。

江南数一数二的武林世家，以“武善传家”闻名天下的金陵苏家，一大早就府门洞开，合府内外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这日是苏家大公子苏鸣玉大婚的日子，得到消息的武林同道，即便未收到请柬，也纷纷从各地赶来祝贺。对于许多江湖豪杰来说，能和金陵苏家拉上关系，在人前说话都要硬气许多。

一大早，负责迎宾的苏小刚就在高声迎候着众多贺客。他虽不是苏家嫡传子弟，却因为人机灵、武功不弱而深受宗主苏敬轩赏识。加之他天生有副大嗓门，所以苏敬轩特意让他在门外迎宾，兼管大礼之日的安全警戒。这次大礼依新郎官苏鸣玉的意思，原是要低调举行，除了金陵附近的近亲好友，没有通知更多的人，不过闻讯赶来祝贺的宾客还是远远超出了预计。苏小刚没多久就嗓子冒烟，口干舌燥。不过为了坚守世家望族



严苛的礼仪，他依旧声色不变地坚持着。

“中州大侠武耀祖携弟子来贺，里边请！”“金陵富商贾千万携夫人来贺，里边请！”“京城张公子携夫人来贺，里边请！”在恭迎张公子夫妇进门后，苏小刚立刻向一旁的府丁使了个眼色。那府丁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忙跟着这拨宾客进了府门。

苏小刚一眼就看出，那个明目皓齿、容貌秀美的“京城张公子”明显就是女扮男装；而她那个“夫人”更是白纱蒙面，令人起疑。虽然苏家不会干涉来宾的衣着打扮，却也要防着别有用心的上门捣乱。所以，他要府丁传信府中弟子，留意这对陌生的假夫妻。若她们仅仅是来看看热闹也就罢了，若稍有异动，就得在不惊动旁人的情况下，迅速将她们控制起来。苏家的威仪，可不能让混在宾客中的宵小损害。

不说苏小刚在府门外留意着进来的宾客，却说这“张公子”携夫人进门后，一路上好奇地东张西望，就如同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对旁人异样的目光也浑然不在意。

二人在小厮带领下，随着旁人进了二门。此时尚未开席，庭院中却已排下数十张八仙桌，众宾客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嗑着瓜子花生边高谈阔论。“张公子”找了张没人的空桌坐下后，俯身在“夫人”耳边悄声问：“听说这苏家大公子是金陵有名的大帅哥，姐姐以前也来过金陵，不知见过没有？”

她那蒙面的“夫人”略一迟疑，方淡然道：“你姐姐我以前不过是个走镖的江湖女子，哪有机会见到这等高高在上的世家公子？”

“说的也是。”“张公子”理解地点点头，笑着安慰道，“不过咱们很快就能见到了，也算不虚此行。”

她那“夫人”一声轻笑，凑近她耳边悄声道：“你一个大家闺秀、金枝玉叶，说起帅哥来竟这般兴致勃勃，两眼放光，像个急色鬼一般，真是没羞。”

“姐姐讨厌，人家只是好奇嘛！”“张公子”顿时满脸通红，恼羞成怒似的举手要打，那手扬上半空却停了下来，跟着慌忙放下，满脸惊喜地站了起来。她的“夫人”忙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就见一个青衫书生和一个彪壮汉子正缓步过来。那书生不等“张公子”开口，忙拱手一拜，悄然问候道：“真是巧了，没想到明珠郡主也来了这里，”说着他转向那蒙面女子，“这位想必就是舒姑娘了？咦？怎么将面目遮得严严实实，这可不像是你的作风啊！”

蒙面女子尚未回答，“张公子”已抢着说：“上次多亏了云公子仗义送宝，我姐姐才得以重获新生，咱们还没好好谢你呢！”

“你们要是真想谢我，就千万别在这里搞事，”那云公子说着在桌旁坐了下来，低声警告道，“这里可是金陵苏家，不比少林寺。”

“谁说咱们要在这里搞事了？”“张公子”满脸委屈，撅起小嘴道，“难道云公子认为咱们是天生的骗子，每次相遇都在做坑蒙拐骗的勾当？”

“不是搞事？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云公子有些意外。

“我们不过是来看看热闹罢了，你呢？”“张公子”笑问。

“我？”云公子一怔，仰天打了个哈哈，“跟你们一样，也来看看热闹。”

“是吗？”蒙面女子一声轻哼，意味深长道，“大名鼎鼎的千门公子襄出现的地方，肯定会有不同寻常的热闹。”

不用说，这蒙面女子就是整容后的舒亚男，“张公子”就是明珠郡主，而那青衫书生和他身后的彪壮汉子，则是千门公子云襄和西北刀客金彪。上次舒亚男得云襄义赠《易筋经》和达摩舍利子，终于在“天工手”的帮助下重整了容貌，但她不敢以新面目示人，所以才一直都戴着面纱。

离开“天工手”隐居处之后，她心中惦记着苏鸣玉大喜的日子，便算准日子赶来。虽然苏鸣玉在她心中已成为过去，但她还是希望能当面向他表示祝贺。自从心底那种强烈的感情渐渐淡漠后，对他的恨意也就消失无踪，心灵深处只剩下点点甜蜜的回亿。舒亚男希望能在自己深爱过的那个男子大喜的日子里，送上一份真诚的祝福，并感谢他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留下过一段如此绚烂的回亿。

明珠并不知道舒亚男心底的秘密，但听她说要去参加金陵苏家大公子的婚礼，便死活要跟着来看看那位大名鼎鼎的金陵大帅哥。舒亚男被她纠缠不过，只得设法甩开了跟踪保护她的那些王府侍卫，赶在大礼的日子混进了苏府，却没有想到在这里竟与云襄和金彪不期而遇。此时舒亚男已经知道，眼前这貌似忠厚善良的文弱书生，并不是普通的小骗子，而是新近在江湖上声名鹊起的千门公子襄！不过她始终无法将眼前这个文弱书生和传说中那个臭名昭著的千门公子襄联系起来。

“云公子，你就是传说中的千门公子襄？”明珠一脸崇拜，两眼直直地凝望着云襄。虽然她早已知道这点，但还是想从云襄这里得到亲口证实。

云襄苦涩一笑，摇头道：“我既没有传言中那般神奇，也没有传言中那般恶毒，所以我并不是传说中的千门公子襄。”

明珠刚开始有些失望，跟着就恍然大悟，对舒亚男兴奋地

说：“我第一次见到云公子时就说过，他若是骗子，那一定是天底下最高明的骗子！我当初的直觉竟分毫不差！”

舒亚男听明珠当着自己的面夸赞对手，心中有些酸溜溜的，不过上次自己完全败在对方手里，却也无从辩驳，只得在心底暗暗发狠道：公子囊，你别得意，我迟早要找回场子！

就在这时，周围突然响起了唢呐和鼓乐声，宾客们沸腾了：“苏公子出来了！新郎馆要出门去接新娘子了！”

喧嚣声中，只见苏家大公子苏鸣玉在一帮鼓乐手和迎亲的随从簇拥下，由内院大步而出。只见他头插金羽，胸扎红花，身披彩袍，满身喜气洋洋，但脸上除了应景似的僵硬微笑，并无多少喜气。他一面与宾客们客气地拱手，一面大步来到二门外，那里早有小厮牵来披红挂绿的骏马。他接过缰绳翻身上马，率领乱哄哄的迎亲队伍出门而去。

众宾客发一声喊，也纷纷跟了出去。明珠远远望见苏鸣玉，依稀觉得有些面熟，接着就想起，他就是在少林寺外见过的那个白衣公子。明珠不禁惊讶地转向舒亚男，问：“咦！那新郎馆不就是你在少林见过的老朋友吗？你怎么会说认识？”

“我……”舒亚男顿时无言以对。

“噢，我明白了！”明珠见状恍然大悟，正要揭舒亚男的老底，忽听鼓乐声在府门外停了下来，宾客们的喧嚣吵闹也渐渐低了下去，最后完全停止。几个人不由面面相觑，俱不知是怎么回事，明珠最是好奇，忙拉起舒亚男，“走！咱们出去看看！”

四人随着宾客们来到大门外，就见正对苏府大门的大路中央，一个白衣如雪的男子杀气凛然地笔挺而立。在他的面前，

一柄出鞘利剑笔直地插在青石板地面上，剑锋入石三寸，在正午的阳光照耀下，依旧寒气逼人。

虽然那男子一言不发，但他身上散发出的寒意，依旧令吹鼓手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吹奏，令宾客停止了喧闹，甚至苏鸣玉坐下的骏马，也踟蹰不敢向前。

苏鸣玉拍拍坐骑，令它稍稍平静后，这才朗声问道：“不知阁下为何阻我去路？”

那白衣男子缓缓抬起头来，露出杂乱披发下那张白皙如玉的脸。这是一个不到三旬的年轻人，目光如剑锋般锐利，嘴唇如刀刃般凉薄，虽然面目英挺俊美，却冷得令人不敢亲近。他眯着眼打量着苏鸣玉，冷冷问：“你就是苏鸣玉？”

“不错，不知阁下如何称呼？又为何阻我去路？”苏鸣玉也在仔细地打量着对方。

“在下南宫珏！”那剑一般的男子话音刚落。宾客中立刻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是南宫世家二公子！难怪有如此气势！”

苏鸣玉脸上闪过一丝惊讶，抱拳道：“原来是南宫二公子，幸会。”

“我听说金陵苏家年轻一辈中，以你的刀法最高，我一直想要讨教，只是自觉剑法未至臻境，所以虽近在咫尺，却一直未能成行。”说到这南宫珏顿了顿，叹息道：“听说你今日就要娶亲，我虽没有胜你的把握，却也不能再等，所以赶在你出门迎亲之前在此恭候，但愿苏公子不会令我失望。”

“你想上门挑战，以后有的是机会。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二公子远道而来，还请收起宝剑，进门喝杯喜酒如何？”苏鸣玉款款道。

“不行！这万万不行！”南宫珏连连摇头，“你若娶亲生子，心中多了一份牵挂，刀法便要大打折扣，我那时再胜你还有什么意思呢？要是你不幸死在我剑下，留下孤儿寡母，我岂不是害人不浅？如今我赶在你成亲之前挑战，你就算死在我剑下，新娘子也还来得及改嫁他人，你看我为你考虑得多么周到。”

话音未落，苏家弟子早已忍不住，破口大骂，纷纷拔刀就要动手。负责护卫的苏小刚更是气得脸色铁青，“呛”一声拔出短刀，正要上前，却听苏鸣玉一声轻喝：“都住手！”

苏家众弟子虽群情激愤，却还是依言停手。苏鸣玉翻身下马，对身后的小厮吩咐道：“去取我兵刃来。”

今日是大喜的日子，所以苏鸣玉身上没有带任何兵刃。那小厮连忙答应着要回去取兵刃，就听门里传来一声冷喝：“胡闹！也不看看是什么日子！”

众人循声望去，就见苏家宗主苏敬轩大步而出。他一得到弟子飞速禀报就匆匆赶来，不满地瞪了侄儿一眼，冷哼道：“大喜的日子擅动刀兵，是为不祥。咱们苏家除了你，难道就没有旁人了吗？”

话音刚落，一旁的苏小刚越众而出，对苏敬轩抱拳道：“弟子愿代大公子出战，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见苏敬轩没有反对，他立即挥刀指向了南宫珏。

就在他挥刀出手的同时，南宫珏也拔出了地上的长剑，迎着他的刀光信手一挥。苏小刚一刀砍空，正要返身再战，忽感胸前一阵寒冷，低头一看，就见胸前衣衫尽裂，一道剑痕从胸前一直贯通到小腹，只差几分就令自己开膛破肚。他顿时面如死灰，回想方才南宫珏那一剑，并无任何奇巧超绝之处，唯

一一点就是快，快得不可思议，令人根本来不及反应，更不用谈抵挡了。

“我找的是苏鸣玉，旁人若再上前，莫怪我剑下无情！”
南宫珏信手将剑插入地上的石板中，若无其事地说道。

苏家众人见南宫珏一剑击败苏小刚，不由面面相觑。苏小刚的武功在苏家也算得上佼佼者，谁知一个照面就为南宫珏所败。众人自忖武功还比不上苏小刚，所以面对南宫珏的挑衅，没有人再敢上前的了。

苏敬轩见到南宫珏那信手一剑之后，心中也暗自吃惊。以前只听说南宫二公子习剑成痴，却很少在江湖上露面，没想到今日一见，才发觉他的剑法已远超两个兄弟，其凌厉迅捷实乃世间罕见。恐怕苏家年轻一辈中，除了苏鸣玉还真找不出谁是他对手。但今日是苏鸣玉大喜的日子，妄动刀兵，无论胜负皆为不祥。如果自己亲自出手，一来自己以宗主之尊与一个晚辈动手，就算胜了也胜之不武；二来并无必胜的把握，一旦失手，苏家的颜面就算丢到家了。想到这，苏敬轩不禁左右为难。

“听说苏家迎亲的队伍让人堵在了门口，真是让人欺负到头上来了！”随着一声清朗的呵斥，就见一个神态飘逸的白衣老者大步而出。老者须发皆白，看模样已年逾古稀，却依旧容光焕发，精神健旺。

“三叔，些许小事也惊动您老，敬轩实在该死。”苏敬轩连忙抢上一步，对老者恭敬一拜，苏家众弟子也纷纷礼拜，有的叫叔公，有的叫三爷爷。

听到苏家众人对老者的称呼，众宾客才恍然大悟。原来老者乃是苏家上一代宗主苏慕贤，几年前将宗主之位传与侄儿苏

敬轩后，就不再过问家中事务。今日听到苏家迎亲的队伍让人给堵在了门口，所以出来看看。一见拦路者只是一个年轻人，他有些不满地转向苏敬轩：“我还以为有千军万马拦住去路，原来只是孤身一人。苏家难道就无人能应付吗？”

“三叔有所不知，”苏敬轩连忙低声解释道，“咱们与南宫家有点小矛盾，所以在鸣玉大喜的日子，这南宫二公子堵在门口，指名要向鸣玉挑战。南宫瑞几个儿子中，以这南宫珏剑法最强，咱们家这些后辈，除了鸣玉还真找不出谁是他的对手。但今日是鸣玉大喜的日子，妄动刀兵实为不祥，所以我才左右为难。”

苏慕贤听完原委，也不禁手捋长须，踌躇不语。

苏家的难处落在了众宾客眼中，也落在了混在宾客中的云襄眼里。他略一沉吟，拉过金彪悄声道：“苏公子于我有恩，我要助他渡过眼前难关。我打算替他出战，你要帮我。”

金彪闻言面色大变，说：“你疯了！我听说南宫世家三位公子，论交游广阔以大公子南宫豪为先；论精明能干以三公子南宫放为首；但要论到剑法武功，却是以二公子南宫珏最强。方才他那信手一剑，就是我也难以抵挡，你去岂不是白白送死？”

“所以才要你帮忙。”

“怎么帮？”

云襄拉过金彪，小声耳语片刻，只见金彪听完后一脸惊讶，却还是连连摇头：“太冒险了，一旦拆穿，你必死无疑。”

“你多虑了，”云襄笑道，“无论胜败，我都非常安全。”

见金彪依旧摇头，云襄只得耐心解释道：“我不是苏家弟子，就算输了也无损苏家名声。我身无半点武功，以南宫珏的高傲自负，定不会对我这样的对手痛下杀手。你放心好了。”

金彪还在犹豫，一旁的明珠好奇地问：“你们鬼鬼祟祟地嘀咕什么？”

“公子想替那苏鸣玉迎战南宫珏。”金彪随口道。

明珠闻言满脸惊讶，跟着鼓掌欢呼：“好啊！公子出战，一定能胜！”

一旁的舒亚男闻言不由一声冷笑，说：“若论阴谋诡计，他或许还有几分能耐；但要与人面对面动手，只怕是白白送死。”

金彪原本还有些犹豫，听到舒亚男这话，不禁激起了他胸中那股倨傲之气。狠狠地瞪了舒亚男一眼，对云襄决然道：

“好！我帮你，让那些有眼无珠之辈，看看公子如何击败南宫珏！”说完他拔刀割下一缕乱发，交到了云襄手中。

云襄将那缕头发藏于掌心，然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注视下，施施然来到南宫珏面前，嘻笑着拱手一拜：“久闻南宫二公子习剑成痴，剑法超绝，在下早存讨教之心。今日恰逢其会，但愿二公子不会拒绝在下的挑战。”

南宫珏将云襄上下一打量，见他步伐虚浮，身体孱弱，实在不像身负绝顶武功的模样。南宫珏不由皱眉问：“你是苏家弟子？”

“不是！”云襄笑道，“不过苏公子于我有救命之恩，今日是他大喜的日子，不宜妄动刀兵，所以在下愿替他出战。”

“就凭你？”南宫珏心中满腹狐疑。这小子怎么看也不会半点武功，却敢笑嘻嘻地站到自己面前，不是深藏不露的绝顶

高手，就一定是疯子。

“没错！”云襄笑着点点头，“我不仅要替苏公子出战，还要兵不血刃地赢下这一战，以免让苏公子的婚礼被血腥玷污，所以你今日走运了。”

南宫珏听明白了云襄的言下之意，不由怒极反笑，手扶剑柄傲然道：“好，拔出你的剑。看看咱们今日谁能兵不血刃地赢下这一战！”话音未落，杀气已弥漫全场，吓得众人浑身一个激灵。

云襄依旧笑嘻嘻地道：“我剑在心中，拔不拔剑也没多大区别。”

南宫珏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是剑道至理，南宫珏也是最近才悟到其中奥妙。他实在不相信一个从未练过剑的普通人，能有这等心得和体会，心中不由收起几分轻视，试探道：“你心中那是什么剑？”

“我心中不是剑，而是剑意。”云襄笑道。

“剑意？”南宫珏一怔，眼中的疑惑渐渐变成了敬佩，连连点头道，“不错，意在剑先，剑为形，意为神。你能悟到这一层，果然不是泛泛之辈。”

这等剑道至理，云襄只是从前辈高人留下的典籍中读来，完全是纸上谈兵，没想到竟能唬住南宫珏这等剑道高手。他心中暗自好笑，脸上却不动声色地问道：“如此说来，我有资格与你一战了？”

南宫珏微微颌首道：“你在剑法上有此领悟，在下哪敢轻视？不过，你用什么剑？总不能以心中的剑意对敌吧？”

“有什么不可以？”云襄说着缓缓伸出一只手，将五个指头张开，笑道：“我的剑随心而发，由意化气，一旦使将出



来，完全无声无息，却能杀人于无形。二公子出身武林世家，又习剑多年，对这剑法想必也有所耳闻吧？”

南宫珏皱起眉头，想不出有什么剑法是完全无声无息，却能杀人于无形，只得耐着性子问道：“那究竟是什么剑？”

“六脉神剑。”云襄悠然笑道。

“六……六脉神剑？”南宫珏顿时张口结舌。

“二公子不会连六脉神剑都没听说过吧？”云襄面露嘲笑。

南宫珏当然听说过六脉神剑。那是南宋年间大理国一个段姓皇族高手的独门绝技，据记载这剑法确实是随心而发，由意化气，完全无招无式，令人无从抵挡。只可惜那位绝世高手并未留下传人，所以六脉神剑早已绝迹江湖，成为武林一个永久的神话和传说。今听云襄自诩会使六脉神剑，南宫珏忍不住哈哈大笑：“你若真会六脉神剑，我南宫珏死在这等传说中的神剑下，也当死而无憾。”说着拔剑在手，遥指云襄，“就让我领教你那传说中的六脉神剑！”

“等等！”云襄连忙抬手阻止，“我这剑法传自南宋那位段姓高手，也传承了他的弱点，就是时灵时不灵，我得先试试这剑法现在好不好使。我除了六脉神剑，什么武功也不会，万一这剑法不好使，你可不能乘人之危。”

关于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的弱点，古籍中也有所记载；而那位南宋段姓高手，好像除了这套几近神话的六脉神剑，也不会任何武功。对这点南宫珏也知之甚详，便大度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调侃，笑道：“你尽管试剑，我决不乘人之危。”

“那好，我先试剑了。”云襄说着竖起食指，嘴里喊声“商阳剑”，跟着一指划出。众人齐刷刷盯着云襄的手指，南

宫珏更是全神戒备，谁知却不见任何异状。云襄一指划空，不好意思地笑笑：“好像有些不灵，我再试。少冲剑！”跟着小指划出，却依旧不见任何动静。

云襄手舞足蹈一连比划了七八指，却都没有任何动静，人群中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南宫珏更是面露嘲笑，调侃道：“你打算还要试几剑？”

“最后一剑，少阳剑！”云襄说着拇指一挥。南宫珏正待大笑，却听身后传来一声轻响，像是什么东西打在了身后的墙上，他忍不住回头望去，就见身后数丈外的墙上，多了一个指头大的小洞，就如同指头戳上去一般。

“成了！”云襄如释重负地长舒了口气，竖起食指摆出个不伦不类的姿势，对南宫珏招招手，“来吧，让你尝尝本公子的六脉神剑！”

南宫珏疑惑地望望身后那墙上的小孔，再望望对面的云襄，心中有些莫名其妙，怎么也想不通那小孔是如何戳上去的。回想方才的情形，并没有听到云襄手上有指风或剑气射出，难道这就是无声无息的六脉神剑？他不敢大意，连忙横剑在胸取了个守势，想先看清对方的出手再作打算。

“中冲剑！”云襄一声轻喝，中指突然划出。这种虚空乱划的指点，南宫珏原本不会放在心上，但方才那莫名其妙出现在墙上的小孔，令他不敢轻视，连忙往旁一闪。只听身后“噗”一声轻响，南宫珏回头一看，墙上又多了个指头大的小坑。

这就是六脉神剑？这就是六脉神剑！南宫珏心中的震撼无以言表，额上冷汗涔涔而下，回想方才情形，对方的指剑完全无声无息，令人根本无从防范，却能在数丈外将墙戳个洞。